

歷史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洪娟

千古傳真味，白璧玉無瑕——趣談豆腐

但凡歷史悠長的民族，都有它的國粹、國技、國球、國服，也必定有國飲和國食，我認爲中國的國食就是豆腐。豆腐，古名黎祁，清人又稱爲小宰羊，相傳爲漢代的淮南王劉安所創，到如今，已有將近二千年的歷史了。豆腐的食法最多樣，無論是酸、甜、苦、辣、鹹、澀、臭、煎、炒、煮、炸、燉、燻、燻、豆腐都兼而有之。而且，幾乎所有食材：貴至鮑、參、翅、肚，平至鹹魚、青菜都可與之同烹。就算配菜、佐料俱無，豆腐也可以獨領風騷，自成一格，清水出芙蓉而毫不遜色，真是食材中的仁者。在中國人的一生中，陪伴我們最長久的，恐怕也是豆腐了。從總角之時到鶴髮童顏，從淮南王到平民百姓，從出家人到凡夫俗子，豆腐因它的易嚼有益，便宜易得而使國人終身不厭，人人愛它。

《清稗類鈔》中記載了一段清代文人食家袁枚在蔣戰門觀察家中吃豆腐的故事，云：「蔣戰門觀察能治饌甚精，製豆腐尤出名，嘗問袁才子曰：『曾吃我手製豆腐乎？』曰：『未也。』蔣即着懷鼻裙，入廚下，良久擊出，果一切盤餐盡廢。袁因求賜烹飪法，蔣命向上三揖，如其言，始授方，歸家試作，賓客咸誇。」這一盤冠絕饌餐的佳餚在《隨園食單》也有記載，名爲「蔣侍郎豆腐」。其製法非常講究，要「豆腐兩面去皮，每塊切成十六片，晾乾，用豬油灼，清煙起才下豆腐，略灑鹽花一撮，翻身後，用好甜酒一茶杯，大蝦米一百二十個，如無大蝦米，用小蝦米三百個，先蝦米滾泡一個時辰，秋油一小杯，再滾一回，加糖一撮，再滾一回，用細葱半寸許長，一百二十段，緩緩起鍋。」

據《隨園食單》記載，康熙、乾隆均愛吃豆腐，有兩道豆腐佳餚都和這兩位皇帝有關，其一就是「王太守八寶豆腐」。其製法爲「用嫩片切粉碎，加草蔥屑、蘑菇屑、松子仁

屑、瓜子仁屑、雞屑、火腿屑，同入濃雞汁中炒滾起鍋。這種烹調方法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紅樓夢》裡的「茄蕪」，也是把十幾種鮮草配菜與最平常不過的茄子或豆腐同烹，使其盡吸肉汁，故可達致鮮素搭配、濃淡調和的妙境。袁枚還特別強調這道菜食用時「用瓢不用箸，恐怕是它的配菜都切成小丁，用筷子不好使的緣故吧！這原是康熙皇帝賜給徐健庵尚書的菜譜，尚書取方時，御膳房還得費一千兩銀子。王太守的祖上樓村先生爲尚書門生，故得珍傳。單是菜譜已值一千兩，雖可能爲誇大之詞，但此菜譜的珍貴神秘，可想而知。」

另外，《隨園食單》記載「乾隆廿三年，同金壽門在揚州程立萬家食前豆腐，精絕無雙。其豆腐兩面黃乾，無絲毫滷汁，微有蟬蟹鮮味。然盤中並無蟬蟹及他物也。次日告查宣門，查曰：『我能之！我當特請。』已而，同杭董謙同食於查家，則上箸大笑，乃純是雞、雀腦爲之，並非真豆腐，肥膩難耐矣。其費十倍於程，而味遠不及也。惜其時，余以味喪急歸，不及向程求方。程逾年亡。至今悔之。仍存其名，以俟再訪。」豆腐的身價雖不比其他肉類，但其味道的獨特卻是無可取替。正如清代著名文人錢泳《履園叢話》裡所說：「凡治菜以烹調得宜爲第一義，不在山珍海錯之多，雞、豬、魚、鴨之富也。」皇孫貴族喜歡吃豆腐大概是因爲山珍海味吃多了，終有得五味令人口爽之感，偶爾吃一些清淡可口的菜色可解肥去膩。

《隨園食單》裡以人物命名的豆腐食譜還有「楊中丞豆腐」和「張愷豆腐」。歷代傳說中，都提過某某和尚做的豆腐爲最佳等說法，袁枚也提到「豆腐乾以牛首僧製爲佳。但山下賣此物者有七家，惟曉堂和尚家所製方妙。」豆腐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古刹青燈和

茅屋石磨。又譬如陳麻婆的故事，雖然故事的內容大同小異，但一個寡婦爲了謀生，以她在烹調上的特殊心，而燒出一樣眾人皆嗜的美味來，卻是其中不變的內容。

港人熟悉的鋪記酒家，除了燒鵝開名遐邇之外，那裡的豆腐也是一絕。鋪記有一道「金鑲豆腐」，把豆腐外面炸得略焦，裡面嫩滑，實在不容易。據說是要把豆腐浸在極鹹的鹽水中達兩小時，再拿出來吸乾水，再於大油鍋中用猛火一炸隨即取出，即成。美食家蔡瀾先生吃時即大讚過癮，後來更向老闆建議做一道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裡，黃蓉做給洪七公吃的菜。書上說黃蓉把豆腐鑲在火腿中給洪七公吃，簡直不可思議。經三番四次商討後，決定把整隻金華火腿鋸開三分之一當蓋，用電鑽在餘下三分之二的肉上挖下二十四個洞，再用雪糕器鑿出圓形的豆腐塞入洞裡，猛火蒸八小時，做出來的豆腐當然鮮味絕倫，而且因其有二十四個洞，故以詩句「二十四橋明月夜」爲名，好不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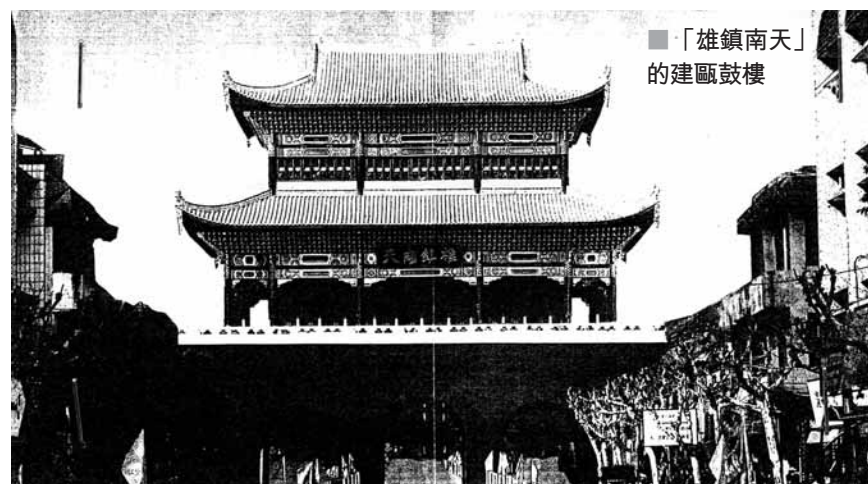
只有歷史悠久的民族才懂得吃霉吃臭，因爲裡面包裹着艱辛的記憶，好比德法的芝士。中國的臭豆腐和腐乳，外面可能是滿滿的一層霉菌，但只有親歷戰爭場境、憶苦思甜的人，才懂得品嚐它。《住事不如煙》的作者章詒和女士就在書中憶述老北京的腐乳有二十多種，可以每天換一種口味伴饅頭吃。我小時候在南京太平路去幼兒園，每天上學最快樂的事就是喝豆漿，豆漿是向學校訂的，每月都要交豆漿費。當時糧食短缺，加糖的豆漿是需要額外繳交附加費的，在嚴寒的冬季能喝上一杯香甜的豆腐，真是無比滿足。但不知是回憶的甘美，還是現代產品的變質，那種回甘的滋味好像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人文世相

廖楚強

難忘的「建甌鼓樓」



「雄鎮南天」的建甌鼓樓

因事去閩北各縣走了一趟，在建甌市區中心意外的看見屹立在車水馬龍的鬧市中的一座壯麗古雅的「建甌鼓樓」，使我眼界一開，而且留下了一個難忘的深刻的印象。因爲我所看見的許多大小城市中的許多古建築幾乎蕩然無存，多半是在城市發展、道路擴建、「現代化」建設等各種名義下拆除的。唯獨這個「建甌鼓樓」卻能頂住多次時代的風浪，傲然保存了自己的獨特風貌和時代一同並進。我發現，這座鼓樓並沒有影響交通，各種車輛都能順暢的通過鼓樓基座的左右兩邊大門（即「雙門」），左上右下，汽車和人流很有秩序的魚貫相通。看見這座「建甌鼓樓」，我由衷的敬佩建甌人民保護古代建築所作的努力！

鼓樓，本是中國古代城市的一種標誌性建築，其功能主要是報警與報時，保護城市的安全，引領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至於中國的城市，何時開始正式建築鼓樓，卻無確切的史書記載。宋孔平仲《孔氏談苑·封置鼓樓》：「齊李崇爲兗州刺史，州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諸村始聞者槌鼓一通，次聞者，複槌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村置鼓樓自此始也。」由此可見，全國建築鼓樓之風，應該是從宋朝開始的。但當時也有把鼓樓叫做「譙樓」的，其實譙樓就是鼓樓，鼓樓就是譙樓，以後就逐漸統一稱之爲鼓樓了。著名京戲《捉放曹》中有一句唱詞「聽譙樓鼓打三更」，這就說明鼓樓（譙樓）是以擊鼓來報時，每天提醒市民按時工作，有規律地生活。這也是中國一種特殊的傳統文化。

探索建甌鼓樓的歷史，當從東漢建安元年（196年）在這裡設置建安縣治開始。因爲古代的建安縣，就是現在建甌市（縣）的前身。當初建安縣的縣城南門稱爲「雙門」，而這個「雙門」，就是以後的鼓樓原址。到了五代後晉天福八年（943年）王延政在這裡稱王建王都時，就在原來「雙門」的地基上建築一座「五鳳樓」。這個「五鳳樓」，就是以後直到現在，歷代所修建的鼓樓的最原始的風貌。當時的鼓樓也稱之爲「譙樓」。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上，譙樓（鼓樓）經歷了多次的毀損，也經歷了多次重建。在清乾隆九年（1754年）重建時，知府曾期序序：「今值升平，國家興隆重修，因名鎮安，並置鼓司更，通宵達旦均有專人置成，以警盜賊，尤爲振奮起惰，爲士民倡之意。」爲了表達這座鼓樓的壯麗雄姿，就在樓前南向，置匾題「雄鎮南天」四個大字，並將此樓改名爲「鎮安樓」。直至辛亥革命以後的民國六年（1917年），又進行重修而且新置大鼓司更，正式命名爲「鼓樓」，又添購一架大時鐘，配合大鼓，每天給全縣報時。以後建甌縣圖書館就設在這裡，開始成爲全縣的一個文化中心。

建甌人民對於這座雄奇壯麗的鼓樓，都感到非常親切，因爲它與建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自從辛亥革命以後，在樓上又添置了現代時鐘，每天報時的時間就更加準確了。當時每天中午12點正，樓上又放午炮一響，提醒人民，增強了人民的時間觀念，使生活、工作更健康，更有規律。

新中國成立以後，建甌鼓樓基本上得到保護。這裡不但仍然是建甌縣圖書館的所在地，而且還設置了建甌縣文化館，每天都有許多市民登上鼓樓讀書閱報或開展各種文化活動。但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在動亂的「文革」時期，建甌鼓樓難免受到影響，成爲兩派「武鬥」的陣地，樓上的一些建築設施以及圖書館的一些珍貴的古籍資料都蒙受損失。幸而「十年動亂」過去了，經過撥亂反正之後，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於是建甌縣人民政府從1981年開始，就着手研究撥款重建鼓樓，經過長時間的設計施工，終於在2004年重建成功完全仿照明清建築風格的一座雄偉壯麗的「建甌鼓樓」。這座鼓樓就是一千多年前的建甌「五鳳樓」（「雙門」）的原址基礎上重建的，原來的石砌拱門和基石完全保留未動，雖然上層建築也用了一些現代的建築器材，但基本上是保存了古建築的風貌和特色。雖然原來樓匾上的「雄鎮南天」四字的字跡已經找不到了，現在卻請了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陳奮武先生親筆題寫，書法遒勁依然雄健邁勁，和整座鼓樓建築共同展現了藝術的魅力。這是作爲現在建甌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標誌。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王太守八寶豆腐

文化觀察

文：陳科科

熱點詞評

「仆街少女」

四月初開始，好組合「仆街少女」紅起來。這對來自台北跟台中的少女（最初憑衣衫估量，後來有真貌露臉）禁慾以及Karren，在Facebook開了群組，不夠一星期她們的照片瞬間擠了大家Wall Post的灘，一個月內躍升到80,000人Like。

「仆街少女」之所以紅，除卻「仆街」跟「少女」這個詞彙組合很值遐想——仆街得來，又少女嗶，到底有幾少女？又有幾仆街？最重要是他們挪用了港人常掛口邊的粗口（還是只是語助詞？沒有性器官的我們說出來都覺得不夠給力吧），台灣人可能覺得抽離好奇，我們自然格外親暱。說遠了，除了詞義古怪，重點也在她們的照片。照片的元素有二：一，她們模擬仆街姿態，面朝向地伏在地，架在兩張長椅中間、擱在垃圾桶上；二，身體總是違反人體力學地僵直，僵直得成爲icon，超高的辨識度，也便於追隨者簡單仿效（當然，要如此仆直，也不易啊）。於是，Fans也開始在台灣各地「仆街」，再把照片上傳，virtual images，像病毒般高速散播。

總會有人問意義何在（又不是教育電視！）？二人本意是「很好玩又舒壓」，但似乎爲了發問的民眾，還是給予標準答案：「仆街少女帶大家認識台灣。」然後前仆後繼地把照片上傳，順道講解一下地點。她們回覆網友提問也答得幽默癡狂，包括「好多人問說不會痛嗎？老實說，痛死了！但是人生不就這樣嗎？跌倒痛了又爬起來（飛奔向希望的朝陽中）。」亦會這樣勸喻「仆街者」：「希望大家「仆街」之餘，要注意人身安全啊！手扶梯、鐵軌（停駛除外）、馬

路、交通號誌、阿公頭上之類比較危險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去仆……仆街少女關心您。」而後來她們關注的議題也不止於景點，幾次仆在流浪狗身邊，來叫大家盡量不要買寵物，選擇到收容所領養。

相片成爲今世代的威力武器，比以往任何一個年代都要強大——從此的年度風雲人物照片，可能是在《Time》、《National Geographic》上面，我們膜拜這些超級攝影師在戰場、在影樓、在人群中擷取瞬間的能力。但現在我們拉動一下iPhone的App Store，Photography的類型Apps多不勝數，單是扮真相機的filter lens就有成千上萬揀到厭！而最重點介紹的當然是火紅了大半年的Instagram，這個只靠12款限定filters再上傳相片的Apps，首周已超過一百萬人下載，現在幾乎有iPhone的人都必定裝載。它的強在於純粹，用家只會把相片放上去，然後其他人可以follow，可以comment，但不會有更深的社交互動，如Facebook又遊戲又買賣，沒有，純看相，以及讚。

但不到幾月上面已經養了一大堆重度粉絲，分分秒秒等看相，一個美少女把自家自拍放上去，毋須嘖嘖模名氣，也可以順手拈來至少一二千的粉絲！粉絲比以前更值得虛榮，因爲真的虛得可以。五月中Instagram推出它的1.7版本，相片鋪排更似一個相集，每個人的front page都令人更易看到相片歷史，惹人注目度狂升，而且可以有150字的自我簡介，更是跨足社交的首步。

於是，我們都以直感來交友了，文字已經淪爲自我簡介、輔助工具，先相奪人，這是近二十年的壓倒式趨勢，而且近如教育，由小孩子玩iPad起始，或許某天在此也該是一堆相片，然後用幾隻蠅頭小字細細補充，聊勝於無，以免阻閣下看相的雅興。

文：王晉光（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教授）

讀秦文蓮《不染詩話》有感

秦文蓮女士贈我一本《不染詩話》。翻開一看，竟是「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這篇文章講的是梅蘭芳的事蹟。童年聽過梅蘭芳的名字，但沒有機會看他演戲。後來從電影、電視中看到折子戲，那種感覺，想用「動止優雅、文采風流」八字形容。「梅蘭芳的天賦條件並不好……四歲喪父，十五歲喪母，家境清寒。護持他長大的姑母——秦稚芬夫人曾說他童年時言不出眾，貌不驚人。」這是《不染詩話》的原文，也是真實記載。然而這位「言不出眾，貌不驚人」的孩子，終究成爲不朽的梅蘭芳，永遠的梅蘭芳，其中的辛酸與努力，當是不言而喻。

梅蘭芳是絕世人才。然而人才有各種形態和組合。龔自珍所謂「不拘一格降人才」，重點不是降，而是不拘一格辨識人才。在漢唐時代，作爲表演者，優伶不過是草根階層人物，能進入皇宮府第，也不過成了貴人的玩物，與姬妾無異。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除了指責後唐莊宗不能終生憂勞，其潛台詞何嘗不是貶斥伶人位賤亂國？歐陽修何嘗以伶人是人才！

新界某所高等院校，在評審教師表現時，只准教師有一項專長，若超過一項，即不算數，甚至偷換概念至謂毫無專長。其邏輯源自何處？說穿了，是統治者自己沒有才能，也不知道天下的人才有不同組合。有的人，表面上確實只有一項才能，其他方面卻不甚了了。讀徐遲《哥德巴赫猜想》一文，我們都知道，偉大數學家陳景潤，只懂數字，卻不能照顧自己，左右鞋履都不能辨。在楊絳談錢鍾書的文字裡，讀者也都知道，那位偉大的文學家，幼時笨拙，置身嚴父慈伯之間，獎勵無定，茫然不知所從，自得其樂之餘，幾乎是自閉兒童。考大學時，

錢鍾書數學不及格，則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至其老耄，爲人天真笨拙如故。然而，陳景潤之知識容量有多少，錢鍾書之聰慧至何境地，卻是至今無人不知曉的。柳宗元在「楊評事文集後序」裡就慨嘆道：「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世，不能並肩而生。」「文之難兼，斯亦甚矣。」人才實不易兼顧兼得，曾鞏也有類似看法。其「王平甫文集序」云：「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平甫名安國，是王安石的弟弟，文學才幹不在乃兄之下，但仕途短暫，文集也沒有傳留下來。曾鞏並不以爲他倒楣，因爲數千年間湧出多少騷人墨客，能留名的畢竟不多，而王平甫至今仍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兼得文學家。

秦不染被人稱爲「才女」，女之爲性，是蒼天所賜，喜亦好，不喜亦好，固無可奈何，惟其可貴之處，在於「兼得」與「藝成」。這位才女，擅評彈，能書法，深於繪畫，長於詩詞，登台可歌，執筆成章。其現代散文，寫來如詩如畫，其風格神韻，如春日花香，淡淡幽遠，真是的多才多藝。放目香江，有此才能者，究有若干？然而這一切，當非僅藉天賦，家學與環境之外，若無艱辛苦練，恐怕一無所得。我所佩服者，非其女性，非其家學，亦非明清以來江浙文化，而是其艱辛爲學以成兼得之才。唐莊宗以憂勞立國，因寵愛優伶而安逸失國，梅蘭芳演藝登峰造極而名滿天下，晚年仍以「小學生」自居，蓋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藝術也好，人生也好，不進則退。文蓮女士活躍藝海，登壇能唱，下筆成文，這一點當比我更清楚。